

端午节：

“一跃冲向万里涛”

熊建

文化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之？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圆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摘自屈原《天问》



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端午节将近，绿绿的粽叶，甜甜的蜜枣与艾草、雄黄等端午节日必备的东西，一样也不会落下，纷纷出现在市面和千家万户中。连空气中似乎都能隐隐闻到刚出锅粽子的香气。

外国人能透过这些元素体味端午内涵吗？网友“竹林墨客”在其博客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国外的友好兴致勃勃地问道：“过几天端午节，我们还可以去观看赛龙舟，边吃粽子边赏灯吗？”

我回答道：“当然，一定得去，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节目，你起初不是不喜欢吗？”

只见他神采飞扬地说着粽子多么好吃，恭维地说灯笼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品，显出了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他此时对端午节的态度让我想起他初到中国时，一切遵循美国的假期、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不屑的傲慢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两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他已经像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老外一样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穿中服、学孔孟、习武术，种种中华民族的文化及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样的西方人，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通道。

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如果只靠节日当天让老外包包粽子、看看龙舟比赛、再讲点历史故事，是无法真正让他们理解的，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特色旅游项目，人家猎奇之后不会留下思考和回味，必须和整个文化系统结合起来。端午节是文化节，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文化的规律只能在细水长流间发挥作用。

毛泽东在很多外交场合力挺屈原走向国际

毛泽东十分推崇屈原，在很多外交场合向海外推介这位先贤。

1954年，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并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见结束时，其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

田中角荣。在国礼名单上，历代诗人都不曾享此殊荣。

“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认为，“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屈原成名甚早，作品传播到海外的年岁也早。17—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就包括《楚辞》。它和《大学》、《中庸》等被誉为“东方礼物”的异域文献，率先进入了当时西方上流社会的视野。1815年，歌德注意到了楚辞，尝试翻译《离骚》。

歌德失败了，其他人成功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雷永明、德国神父鲍润生都翻译过屈原的作品。1879年，《楚



辞》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译者时是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庄延龄。

这些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外国人理解屈原、理解中国文化，不得而知，但如果有了它们，肯定不会更好。毕竟，只有明白了把屈原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推介出去，才能让端午节不会流于符号化。

接轨国际，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谨、不科学的一面

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

在中国诗人之中，屈原在自己的诗歌中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追求和对祖国大自然的细腻感受，屈原以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洞察力、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敏

感，觉察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类及整个人类命运之间的极其深刻的矛盾。

——H.T. 费德林，苏联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教授。一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屈原研究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是最早把屈原的诗歌翻译成俄文的苏

敢高尚。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屈原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其他国家谋发展。朝秦暮楚是当时人才市场的一大特色。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他一生秉持。

此外，屈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哲学思考，这是可以沟通东西方社会的一座桥。我们容易忽视屈原作为思想者的一面。他的《天问》在中国思想史上绝对是个异数，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170多个问题，涵盖文理。这对于不擅长数理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说，无异于天书。两千年下来，也就柳宗元勉强写个《天对》，能大概回答一下，还不彻底。

中国历代聪明人面对其中涉及古史和神话的部分，还可以引经据典，论述一番；面对屈原涉及自然界的发问，比如“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就呆了，根本就没概念，只好支支吾吾，东拉西扯。清代不知名学者周拱辰看了利玛窦的地图，才说“地一周有九万里，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

事实上，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天问》，冰岛人有《埃达》、希伯来人有《约伯记》、印度人有《梨俱吠陀》、希腊人有《神谱》。因此，端午节除了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应该把“赛先生”也搬请出来，提醒我们在接轨国际、拥抱全球的过程中，注意祛除民族性中不严谨、不科学的一面。

联学者。

《天问》同《庄子·天运》一样提出了宇宙起源论和宇宙学，逐渐地涉及到关于神话、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疑问，这些问题就像谜一样，是对世界的起源、结构及其存在原因进行的哲学思辨。

——戴密微，法国知名汉学家。在中国哲学，尤其是佛教、道教、敦煌学、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并因此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他从研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禅意诗、文人诗，尤其是评介中国古典诗歌深入细致。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极具个性特征诗人的作品

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成体系，开了中国诗歌的新体式，它的以三音（三言）格律为主调的形式，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特别的存在。

——竹治贞夫，当代日本的《楚辞》名家。著述甚丰，多独到之见。他不仅撰写了《忧国诗人屈原》，编了《楚辞索引》，还出版了分量很重的论文集《楚辞研究》，该书可谓集大成之作，集中阐述了他对楚辞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为中国学术界所赞誉。

类似《天问》的思辨在《梨俱吠陀》、《奥义书》、《埃达》、《庄子》都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可以着眼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解释，不一定是相互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平行类似现象。

——卫德明，德国知名汉学家。专长于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

海外汉学家眼中的屈原

